

■新作聚焦 滕肖澜长篇小说《心居》:

海派的腔调和格调

□戴瑶琴

房子真的只是一个萦绕于上海人心中的结吗?《心居》对“房子”及其周边问题的呈现和讨论,已具备社会公共性意义。房子衍生的系列概念,如学区房、拆迁房、安置房、限购,都为街谈巷议的热点,房子生产的财富收益,现实中催化亲情撕裂和人性扭曲,如果从“居”的“安居”价值来看,《心居》确实对“房子”热议中的高频问题,完成了一次文学创作的集聚。

首先,房子的“归属”。房子有没有固然是生存的根本,但它解决了“有地方住”,此为“安居”的浅表。而房子是不是自己的,这是关涉所有权与自由度的核心。若不能保证是“自己的”,那么人与安全需要之间总略有嫌隙。小说中,顾清俞一直在领着顾家走,被时间证实最成功的先见之明是她在刚工作之初,果断买下自己的房子。此后换房,基于首套房打下的坚实物质基础,她才有条件为自己选择改善性住所。冯晓琴和冯茜茜没有属于自己的上海房子,故而不断被寄居感反噬,因此冯茜茜就业后的首要举措就是去买房。展翔财务自由的基石是他拥有六套房子;为让罹患抑郁症的母亲能住上新房,施源自愿加盟“假结婚”。小说中的“新”上海人,由外来者和新一代原住民组成,他们生活质量的差异不在于有没有住所,而在于有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其次,房子的“福利”。顾家老宅拆迁,基本解决顾士海知青回城后的安家问题。房子又协助展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再次,房子的“隐患”。它撬动的巨额暴利,对人心的良善与敬畏实施无情碾压,父子失合、兄弟反目、邻里交恶、房产公司做局,甚至是铤而走险的罪行,皆因对“得”的算计和对“失”的不甘心。

《心居》是一部明确的上海故事,它的地域性体现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是小说吸纳并消化的上海市民阶层文化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固然,饮食文化可以揭示上海性,滕肖澜花心思将每场家庭聚餐的家常菜式描绘得活色生香,但她更为精准地刻画着上海人的处事方式和思想观念,尤其是对父辈的塑造,保守与现代拧在一起。两者不是互相融合,而是

扭结后聚合,个体性和整体性都各自清晰。上一辈被合二为一的这股合力推着接受了子女的特色欲念和放手一搏。顾士宏对顾清俞的纵容、与冯晓琴的和解,都清楚地表达了保守与现代的协商。以亲情伦理视角分析,同一家族内不同家庭间,体现出有规有矩的有情有义,“亲兄弟明算账”的准则始终不变。小说从周六例行聚餐开始。聚餐是一种凝聚,而定期聚餐是一种维系。随着年龄的增长,父辈越加热衷自寻理由来呵护手足之情。祖产分配早已尘埃落定,为了子女得以享受富足红利,他们坦然接受“啃老”与“空巢”两种颇为切实的老龄处境。兄弟姐妹的抱团取暖,自然免不了暗戳戳的虚柴炫耀,但目的都是为了寻求精神慰藉。顾家是四世同堂架构,顾老太太与子女顾士海、顾士宏、顾士莲特别重视仪式化的周末聚餐。重新被强化的手足情,无论曾经是亲密还是破裂,皆能于聊天中获得某种阶段性维护,聚餐成为父辈的特殊相处模式,与其说是人为创造条件保持和谐体面,不如说姊妹兄弟有机会实施一轮苦情倾诉。

“团”是上海传统家庭观念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大家“团”得很紧,牵肠挂肚,一致对外;一方面,一旦触动自己根本利益时,则对个体付出和折损的换算条分缕析。从性别分工视角考察,女性独立且有主见,往往是家庭的真正“顶梁柱”,她们于青少年时就已规划逐步走出超稳固的弄堂或乡间。顾清俞贷款购房离家单过,置换平层时为了避开限购政策,不惜挑人“假结婚”。冯晓琴一手操持顾家,一手筹备、融资、扩建养老院。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戏剧桥段,而是会突然于某一天显现在上海私密性与开放性并存的里弄里。

《心居》是一部逼真的上海家庭故事。滕肖澜用充实的家长里短细节,聚焦女性的心理强大。在这个城市,女性的自立意识和自我意识从来都格外强烈。无论是任性的李安然、柔弱的葛玥,还是强势的顾清俞、坚韧的冯晓琴,都具备在危机中撑起整个家庭的使命感和执行力。需要指出的是,顾清俞和冯晓琴情



感的轮番受挫,皆因不自知的控制欲作祟,管得太多、管得太紧,让身边人一径透不过气来。冯晓琴和冯茜茜形成了一组姐妹对比。外地人需要融入上海,小说很诚恳地直面“借力”,即两人在上海的扎根,都并非纯然依靠自己。但她们在走向进一步自我塑造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冯晓琴将借力变为推力,游说展翔投资,化为个人事业,而冯茜茜则将借力退化阻力,她依附顾昕游走灰色地带。虽然作者设置了带有一定先验意味的姐妹成/败的双重结局,但尤令人伤感的不是冯茜茜的这次离去,而是冯晓琴的那次出发。没有谁,可以绝对化的心灵澄澈,但能够指引自己不偏离太远的是不忘初心。顾清俞和冯晓琴形成另一组姐妹对比。同一代际,“新”上海人、女性是双女主设定的关键词。展翔于两人之间,仅发挥矛盾助推的作用,作者规避了落俗的爱情对峙,转而强调她们对自我的所需所求所守的认知都极为清醒。小说依托顾士宏揭示出其共性:“你们这一代啊,比我们这代人聪明,思路清楚,做事也果断……我们和你们,是差得最远的一代。轮到将来你们和你们的小孩,倒未必会差这么多了。”两人因地域及原生家庭已然固化的歧视与敌意,横亘着

《心居》再次回到海派故事对寻常人家儿女情长的描绘,真挚的体恤、安慰、同情、协助萦绕于被复现的生活场。房子,不过穿行在普适性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之中。安放父母、安放儿女、安放爱情、安放欲望,都横亘于“心”的面前,亟待全面解决。

难以完全消融的芥蒂,她们可以互相理解,但无法互相谅解。冯晓琴坦言“就算是一代人,也是有差别的。肚子是饿过,但吃稀粥和吃面包,总归也不同”。虽然她俩的家庭背景、生长环境和教育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地通过自强自立推进着女性的自我实现,其共性归于信念不移、不减、不灭。“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偶然性,是不可预测的。你只能努力,但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养老院取名“不晚”,一方面是上一辈人的鼓励,暗示着人生未尽、情谊未断;一方面是对冯晓琴的激励,隐喻着奋斗不息、成功不晚。

为什么聚餐要谈房子,相亲要谈房子,工作要谈房子?滕肖澜实则关心的是房子背后埋设的各类私心。私心虽有诱惑的牵绊,但也有情义的引导。《心居》再次回到海派故事对寻常人家儿女情长的描绘,真挚的体恤、安慰、同情、协助萦绕于被复现的生活场。房子,不过穿行在普适性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之中。安放父母、安放儿女、安放爱情、安放欲望,都横亘于“心”的面前,亟待全面解决。我们的收获是从真诚的文本里,发现不将就的情感坚守、不妥协的事业奋斗、不放弃的守望相助。

■创作谈

《心居》是一部反映当下上海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小说。背景是上海某中档小区,从一个大家庭买房卖房说起,衍生至各个层面,全面展示百姓的生活,以及大环境对个人际遇的影响

写上海,绕不开“房子”这块。这几乎是近十几年来与上海百姓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一个词。错过或是侥幸,生出无数的悲欢离合。它已经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一套房子”的概念,而更像是一双命运的手,重新洗牌,把贫富阶层重组。好好坏坏,哭哭笑笑,希望或是失望,各种正面和负面的情绪,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房子牵动着无数老百姓的心,另外,多少也撬动了这一代上海人的价值观。正如小说中所说,“房产证一堆拿在手里,扑克牌似的。房子是真金白银,跟它相比,银行里那些存款就不值一提了。别人辛苦一世挣下的肉里分,他买进卖出,一套的差价便抵得上十年工资。这是个捉摸不透的世界。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滋生出各种情绪,各种际遇。真正是命了。”

《心居》以“房子”作为切入点,探索人性和世情变化。上海是我笔下常驻的城市,我对她始终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城市是日新月异的,书写当下,眼光既怀着对将来的憧憬和展望,亦有对逝去时光的回顾和梳理。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每次书写她,我都格外小心翼翼,珍而重之。我希望自己笔下的上海是真实的、感性的、值得尊敬的。她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更是一个信念、一份希望、一种精神。我希望我能写出这种感觉,为所有的上海人——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折腾半辈子好不容易才回来的老上海人,为了留在这片土地而不断努力挥洒汗水的新上海人。

《心居》写的是上海,更是上海人。书中的人们,那样顽强地活着,对抗命运,努力不懈。虽然是小日子,过的却是大味道。小人物亦是主人公,妥协中的抗争,狭隘里的伟大,其实写的正是我们周遭的人生。每个人不都是这么过的吗?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思,各种各样的命运。

小说最后,当一向孱弱的葛玥对着镇长侄子唱起“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朵温室里的花朵,终于迸发出连自己也难以想象的力量。生活便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艰难而又孜孜不倦地活着。痛并快乐着。



滕肖澜

■评论

谈论李樯的小说难以回避一个词:无聊。这个“无聊”也许可以置换成“虚妄”。《喧嚣日》这部小说集里,李樯有意识地为主人公准备了各种“无聊的形式”。《柔软下来》里谢东民与妻子李小艾的日常生活往往由争吵、猜忌、冷战所构成;《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在深夜街头不断地徘徊与遐想,却又难以言明徘徊与遐想的指向所在;《爬行游戏》中同样名叫谢东民的男子则对“爬行”行为形成了近乎病态的迷恋心理……颇具意味的是,《星期五晚上干什么》里主人公的姓名不断重复,“谢东民”、“余浩”频繁以不同的身份面目穿梭于迥异的情境场合,这似乎也与李樯在写作过程中格外在意的“无聊的形式”构成微妙的呼应关系。

不过,假如因此将小说集《喧嚣日》的叙事主题设定为“无聊之人行无聊之事”,又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爬行游戏》的谢东民、《大雪之夜》的余浩也许可以被归类为“无聊的人”,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他们的“无聊”其根源在于这些男性人物缺乏足够的表达能力自己对于所处世界、对于周遭人事的情感态度,相反,他们的情感着重点时常很轻易地被某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消解或者说挟持,这也导致“谢东民们”最终只能作为“无聊之人”去“行无聊之事”。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聊”其实是一类男性群体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的

■评论

虚妄,戛然而止的旅程或中年变法

□何平



生存策略,甚至于可以认为,他们需要通过“无聊的形式”重新确认相关内容被遮蔽的意义:《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不断找寻前任与友人,是为了重新确认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爬行游戏》里谢东民学习蛇的样子进行爬行,是为了重新确认自我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喧嚣日》的谢东民在大学毕业前夜送暗恋的女生回家,以及种种记忆片段的涌现,则是为了重新确认青春过往的意义。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试图以“无聊的

形式”去破除固有生存模式与情感障碍的束缚,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最终却被一种相近似的压抑感缠绕,是“更浓重的夜色和寒冷”。而他们在后知后觉中将“无聊的形式”内嵌为日常框架里的“硬块”,且逐渐将这些“硬块”编织为他们人生当中挥之不去的凋敝本质。

另一方面,李樯对照小说主人公所面对的

“无聊的形式”,屡屡营造出一类封闭性与流动性共存的空间状态,那就是旅程。而如《乌城在别处》《星期五晚上干什么》《长安行》所叙写的旅程,又似乎沾染着一层不可触碰的梦境。不过李樯在文本中构建的模糊、晦暗、混乱、漫长的旅程,并非旨在借此与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形成明晰而又激烈的对抗关系,因为旅程往往在某个不经意的节点戛然而止,无法抵达梦寐以求的终点。在李樯的小说中,旅程之于旅人,这本身就是一则具有讽刺意味的寓言:《乌城在别处》的“我”在“乌城”之外无休止地兜兜转转;《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从睡梦中醒来,但“感觉还像在梦里那样飞着,找不到地方着陆。一旦落下去,就会有人拿着刀追着要砍死他”;《长安行》的青年一龙满心期待能与恋人重逢,却因前往长安途中的意外遭遇而下落不明。本因具有想象性质与彼岸指向的旅程,只是在延续着旅人们无法逆转的命运轨迹。

除了“无聊”或者“虚妄”,与“戛然而止的旅程”,还应注意到,李樯小说集《喧嚣日》往往内嵌着一组“青春—中年”的结构关系,但李樯在《喧嚣日》《十年灯》《一张脸,两张脸》等作品中对于年少青春的聚焦,其根本意图依旧还是联系着作者本人显然愈感感同身受的中年之境。或者可以认为,李樯试图通过一种特定的青春书写模式返照当下多数中年男性屡屡感受到的遗憾与缺失。与之相关,假如结合与李樯年龄相仿的南京作家

如黄孝阳、曹寇、赵志明、李黎等人的小说,我们能够察觉到这些写作者试图在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之内进行“中年变法”。这里也涉及一个问题:“中年变法”所“变”的究竟是怎样的“法”?“法”,当然可以指认为是某种已然确认边界与秩序的规范、守则。具体至小说集《喧嚣日》中的诸篇,“法”又可以引申为中年男性群体需要遵循的角色义务及相对应的行为模式与情感态度。细究“谢东民们”的“中年变法”,首先要意识到李樯在小说内指涉的“中年”并不限定于通常所认定的生理层面的“中年”。如《爱情是如此缥缈》的主人公谢东民与翁小麦在旅途中经历一番激情缠绵之后,两人返程途中却“变得少言寡语”。谢东民虽然在生理年龄上处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过渡期,但他已然体验到诸多中年男性在进入婚姻状态后难以逃脱的精神困境,“我感到一阵虚浮。皖南一行我经历了什么,陌生、性诱惑、激情,还有莫名的平静,最后的无聊之感”。

李樯部分小说里男性主人公身体层面的畸变,也是相应人物进行“中年变法”的一种值得关注的特殊形式。《爬行游戏》中的谢东民借助身体达成了在外界看来极其怪诞,却又逐渐受到城市中女性欢迎与模仿的爬行行为。而谢东民本人在“身体变法”的过程中,其思维模式与情感态度也产生了明显转向,琐碎日常裹挟下的人际结构模式对他而言成为了一种时常生发出焦虑感的负

累。小说结尾处,谢东民意图通过爬行逃出看管他的房间,“透过窗户上密集的铁丝网,他看到了闪着幽蓝之光的夜空,以及天边几颗微弱的星星,虽然都很模糊”。或许可以视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现象,《乌城在别处》《喧嚣日》《大雪之夜》等小说里的男性主人公在经历生活突围的挫败后,往往陷入某种介于现实与想象的模糊境地。这未必是李樯有意为之的写作目标,但却是“谢东民们”必然的结局走向。

至于《柔软下来》中谢东民的“中年变法”,则是将好友崔灿的家庭变故作为重要的参照对象,从中完成对于自己现实处境(包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与行为情感)的重新审视与反思。这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雷蒙德·卡佛的小说《羽毛》,一个家庭(“观看者”)从另一个家庭(“被观看者”)的不堪与波折中汲取生活的动力,在近乎窥探的体察中获得感知幸福的分寸感。而谢东民本人“中年变法”的要义则是使自己“柔软下来”,如同谢东民身处的出版业整体状况,在经历某种难挨的寒冬后“进入相对平衡状态”。他所改变的并非“法”,而是自己如何看待、处理男性进入中年之境所要面对的局限与骚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真诚的调整,拾起对于生活本身的敬畏之心。当谢东民能够以全新而又具有“平衡状态”的视角与心境去理解中年之“法”,他也因此获得了重新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李樯小说集《喧嚣日》带给读者们的某种启发:在“谢东民们”将“无聊”视作对抗中年之境的生存策略的同时,他们之中的一个“分身”却于“无聊”时常被忽视的暗面寻找到有关中年之“法”更为辽阔的意义。

Advertisement for 'Grassland' (草原) magazine, listing content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Nanjing East China Book Company (南京远东书局) new book list, listing title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Novel Selection' (小说选刊) magazine, listing content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